



浙东作家文丛(第10辑)

西皮散板是自由节拍、无板无眼的唱腔结构。
——这个用来自做我的散文集子的名称，
是最好不过的，妙就妙在一“散”，且“无板无眼”。



方向明 著

西皮散板

文学要关注苦难，给苦难中的心灵一抹希望的亮色。
文学应该是灯，为人照亮。



宁波出版社

浙东作家文丛（第 10 辑）

西皮散板

方向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皮散板 / 方向明著.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2.12
(浙东作家文丛 / 李浙杭主编. 第 10 辑)
ISBN 978-7-5526-0481-8

I. ①西… II. ①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1605 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 10 辑) • 西皮散板

丛书主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方向明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18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481-8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574-87286804

小序

这个散文集子，名“西皮散板”。

为何取这样一个书名？

得从读师范时候说起。那时同学中时兴仿古人给自己取号，因崇拜东坡，就不知天高地厚地给自己取了一个号：“西坡”。某日参观美术馆，要签名，随手将“西坡”拆开，稍作变化，写下“西皮士”。又某日，戏曲频道播放京剧，出现“西皮散板”的字样。后来知道，西皮散板是戏曲唱腔板式之一，另有西皮原板、西皮流水、西皮摇板等板式。西皮散板是自由节拍、无板无眼的唱腔结构。——我忽然觉得这个用来做我的散文集子的名称，是最好不过的，妙就妙在一“散”，且“无板无眼”！

方向明

2012年春于半亩方塘

目 录

小 序 方向明

辑一 沙漠主人

沙漠主人	003
健 忘	008
夜访寒山寺不值	011
神遇东坡	013
也许是过于执拗了,长白山的岳桦树	018
三清山断想	021
在土楼取证	024
我来看你了,弘一法师	028
西湖日记	031

弘一法师还是一儒士	031
西泠风骚	033
苏东坡可能是汉字简化的鼻祖	034
西湖不该忘记的名字	036
捧着圣像流亡	038
中州小记	040
新叶古村	044
台湾七日草	046
在白马湖的一棵树上睡去	059

辑二 老家屋后那条路

老家屋后那条路	067
母 亲	070
父亲七十大寿	075
岳父的冷与热	077
厨房间,有暖暖的光	079
三个人的正月初五	081
女儿是个小书虫	084
让我温暖的称呼	086
听舅婆说话	088
请车神	091
阿拉村里人的绰号	093
我不买小人书,也许他不会死	096
不要伤害你身边最爱的人	098

在门外等门房老伯醒来	100
生活中有些事让人很无奈	102

辑三 大师故居的墙

以佛的修为做入世的事业	107
想念姚云龙先生	112
和老婆一起站着听周国平	116
王蒙很可爱	119
莫言震云他们与我依	122
大师故居的墙	130
陈之佛与马宗汉的邂逅	133
他为陈之佛先生塑像	136
给邵洛羊老人拜年	139
寻找这个城市的秘密	142
那日,访吟翁归来	146
一点儿咸味	
——800 年前的哲学和今天	148
在灾难中学习做公民	152
关于貔貅、财神及其他	155
赵威后的本末观	158
文化瞎扯	160
清明·端午	163
坟	166
与友人对谈录	168

辑四 湖畔传来的消息

湖畔传来的消息	
——《慈溪作家文丛》总序	173
星斗千秋朗	
——序《历代诗人咏严子陵》	176
向南走,向北走	
——《慈溪元素》代序	178
《华芝春秋》序	180
家乡的记忆	
——《观海卫文化丛书》总序	183
一个民间陶瓷博物馆的独特贡献	
——《不该遗忘的浙江制瓷史》序	186
把艺术做得更沉厚些	
——《陈之佛艺术馆馆刊》创刊词	189
渐行渐远的背影	
——《溪上诗丛》总序	191
清风过处白云度	
——《胜月吟剩》前言	194
《半亩方塘》后记	201
一部中国气派的文化小说	
——读励双杰小说《阳谋》	203
在诗行里听你的心跳	
——致诗人沈建基	207

意气风发柳弃疾	210
伟大的温情	
——读鲁迅致萧军萧红的信	212
刺向现实的另一种文本	
——读鲁迅《补天》	217
是轻的,也是重的	
——读艾伟《风和日丽》	221
读书札记八则	224
读书,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231

辑五 尺幅之间有大美

坐冷板凳,做真学问	235
想起了三个人	238
《浙东》,一方文气一方人	241
留住这块土地的集体记忆	244
墨色淋漓如暖阳	247
写字是一件惬意的事	250
坐火车到上海看书法展	252
到北京看孔仲起画展	255
尺幅之间有大美	259
门外读画	262
看越剧《一缕麻》生出的感慨	264
观姚剧《王阳明》杂感	267
看李道一写的小戏	269

露天听戏(日记两则)	272
有电影陪伴的日子	275
一个很男人的片子	
——聊聊电影《梅兰芳》	278
大导陈可辛,我对你说	282
电影《高兴》是浪漫主义加后现代	285
《集结号》让我三次流泪	287
轻轻的说话声	
——电影《金陵十三钗》观后	290



辑一 | 沙漠主人

沙漠主人

夜深了。四周很静。电脑屏幕的光把我的脸映得惨白。角落里有响动。原来是一只甲虫。多么熟悉的小虫。哦，见过，前些天刚见过。那是在宁夏中卫，一个叫沙坡头的沙丘。就是它！我还拍过它好几张相片，以及它在细沙上留下的履痕。有一对触角，灵活地转动着的触角。三对足，那么配合协调的细腿，上面还有一层细细的茸毛。应该会飞吧，翅鞘打开便是一对透明的翅膀。可是，怎么会是它呢？我睡眼蒙眬，我神志不清，我胡思乱想。哦，对了，可能是沙漠昆虫的精灵化成的；抑或是这可爱的小东西停留在我牛仔裤上，一次次躲过我的眼睛，想法子钻入了我的旅行袋，让我把它带上了飞机，带到了家里。反正，我的眼里，它就是我前几天在沙漠里看见的小昆虫，有着发亮的褐色翅鞘的小昆虫！

沙漠里的昆虫，我把它叫做“沙漠里的自由王子”。以前，我一直以为，骆驼才是沙漠的骄傲，沙漠的主人。这次，真正骑了回骆驼，我对骆驼完全改变了印象。以前只觉得它身上臭，但它的“沙漠之舟”的光环完全掩盖了这呛人的气味，还有它的难看。说它多难看就有多难看。连小骆驼，也没有一点可爱的样子，身上也一律像癞子，毛发不整齐，不光亮，东秃一块，西秃一块的。我曾经惊叹

斜阳下沙漠驼队走来的那种从容，和它们传达出的悠远苍凉，特别是干燥空气里传来的驼铃声，敲击着我的心，让我心驰神往，浮想联翩。可是当我接近它们时，我却看到了它们的可怜。驼队之所以那么不徐不疾，从容不迫，骆驼与骆驼之所以保持那样的等距离，都是因为它们身上的一条缰绳！那粗大僵硬的绳，把它们连成一支驼队，年长的骆驼走在最前面，后面的两三只一定是刚上路的幼驼，谁都无法离开谁。而它们的缰绳，都由一枚一头削尖的木头连着，木头锥入它们的鼻子，尖头突兀地露在外面。要知道，那鼻子也是肉啊，人们啊，怎么忍心就那样嵌进去了呢！这块一头削尖的木头，伴随它一生，几乎成了它生命的一部分——不，那是控制它生命的东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它死了，这块一头尖的木头还在它的鼻子上。或许，那木锥已经成了它血肉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分开。不知道骆驼死后，人是否还要吃它的肉。如果吃肉，那么好，曾经控制它的这块一头削尖的木头，还可以成为控制另一只幼驼的锥子。我开始可怜骆驼！可是当我骑在它上面时，驼铃声又响起来了。我前面的朋友说，铃铛就挂在我骑的骆驼的脖子上。望着远处另一支驼队，我挺了挺胸，端出一种雄视大漠的气概，稍稍恢复了对于骆驼的原有记忆。驼队行进得不快，在一位当地老乡——一位裹着头巾的老妇人的带领下，我们不紧不慢地兜了一个圈子，回到了原地。骆驼站立时很高，让坐在上面的你有傲视群雄的错觉。其实，你并不高，那高度是骆驼给你的。牵骆驼的老乡让头驼蹲下，好让骑骆驼的客人下来。这时，后面的骆驼也都条件反射地依次蹲下，也让各自骑着的客人下来。我不费力气就下了骆驼。我奇怪骆驼的一起一落，落差竟这么大。我好奇。它们的腿与身体比起来，显得很细，像干枯的柴。我后怕，这么枯瘦的腿居然驮着我肥胖的身子走，怪不得上坡时，它气喘得厉害，嘴里喷

出的液体溅了我满脸。它蹲下时，先是前腿屈膝，就像人跪地的动作。可是，这还远远不够，远不只是屈膝跪在地上，它是将整个身子伏在地上的。它不仅能屈膝，还能将整条腿拆成三段，然后叠在一起——它大腿根部的关节也是可以灵活地弯转的，于是，它就可以整个身子伏在地上，肚皮紧贴着地面，让坐在上面的客人最省力最安全地着地。我想，骆驼的腿最早时肯定也如人一般，顶多膝关节可以屈，要能做到连根部的关节也能弯，腿的三节可叠加在一起，这需要多少代的“进化”啊！见我立在骆驼边上发呆，老乡热情地给我介绍骆驼。我突然对它们的性别产生疑惑。老妇人说，母骆驼难管，都在沙漠纵深地里撒野，繁育幼驼，这里的都是公的，很驯服。为什么驯服？都骗了。三到五岁时骗的。怕我不懂，她还用了一个动刀的手势来说明。我浑身一抖，好像被阉的也包括我。我无语，只有长叹：骆驼啊，骆驼！

对于骆驼，我心里只剩下了怜悯。

可是，当我站在沙漠里沉浸在无边的悲悯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一只小甲虫一把将我拽了出来。那是一只褐色的甲虫，在无边的浅黄色的沙地里，它自由地驰骋。沙地就是它的战场，它是一辆战车，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经过之处留下长长的行迹。那是战车的履痕，又像战机在天空画出的弧线，线条是那么优美，圆润，流畅。它是在沙漠细滑的皮肤上绘画，完全随自己的性子，有时是正圆，有时是椭圆，有时什么也不是，但线条还是那么流畅。想歇了就歇，想画了再画。它头上是能够灵活转动的触角，一旦有情况，它自会调整线路，做出应对。比如，它可能“看”到我们了，它在调整方向。我们很喜欢它，拍照，跟踪。它或许感到了危险，在某个地方躲起来了，一头钻入沙堆，一会儿就将自己埋在沙里了。过了会儿，它又出现了，可能它觉得，这些庞然大物只是拿着家伙吓唬吓

唬它，并不伤害它，也就放松了警惕。来到一株沙柳下，它加快了速度，我甚至听到它的欢呼了。它安静地在树枝间漫步，也许是要慢慢享受这个过程。时而在叶子上停留，似乎在吸吮叶子里的汁液。时而在枝条上歇息，或许在做着青天白日的梦。在这广袤的沙漠里，我看到一株沙柳，一只甲虫，它们在难以生存的地方生息着。这时我看清了，甲虫有一对触角，三对足，足上有一层淡淡的茸毛。背上是坚硬的鞘，鞘儿打开，定是会飞的翅膀，透明的好看的翅膀。它有一对复眼。昆虫都有复眼。科学家早已知晓栖息在沙漠上的蚂蚁具有回家的能力。这甲虫也应有这种能力，我这样相信。我们难得见到它打开翅膀，可能是因为它的翅鞘下凝结着稀罕的水分，然后水分再以极小的水珠流到嘴里。我不能过于接近它，怕它误会，怕它拿出它的杀手锏，用毒汁把我麻翻。我怕它把我当作天敌了。据说，沙漠里的昆虫大多有剧毒，这是因为沙漠环境恶劣，当昆虫遇到猎物时，它必须迅速击倒对方。如果遇到了天敌，它更会喷出毒液或者气体，乘机逃脱。它们总有适应沙漠的本事。那也是“进化”的结果。这时，我忽然对这小小的昆虫生出一点敬意。我甚至觉得，它比同在沙漠的庞然大物骆驼要强大得多，至少在精神上。它是自由的，有尊严的。它以自身的力量获得了自由和尊严，虽然它周围时时有威胁，时时因为食物水分等物质的短缺而面临饥渴，时时因弱小而遭遇险境，时时因孤单而对天悲鸣，但是，它却赢得了我的尊重——对于它的自由和尊严。这是在被奴役下的骆驼所没有的。研究者说，沙漠里昆虫的数量是最多的，虽然我只见到了一只。它们似乎更像是沙漠的主人……我正这样想的时候，沙漠昆虫又出发了。这时，我看清了，它六条腿快速交替行动，动作灵活而协调，留下一长串自由的足迹。它不常飞，但它的灵魂在飞，自由地飞。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夜,在我的书房里,我居然又看到了这褐色盖头的小昆虫,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就与我一个人见面。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与我亲近,还是……我不知道。我恍恍惚惚中又一次像在沙漠里一样,蹲下来看它。一对复眼,三对足,还有褐色的发亮的翅膀。我想象着它飞起来的样子。我猜想它触角下有着一个会思考的灵魂。我怕它飞了。我应当把它藏起来。或者用一个瓶子把它装起来,这样,我可以常常看见它,看到一个会飞的灵魂。可是,没有合适的瓶子。我顺手抽了一张纸,让它在纸上爬行。可是它迅速走出了纸的范围。它习惯于自由了。我把纸提到空中。它继续在纸上爬行,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却始终没有走出这张悬空的纸。你看人是多么无聊,就这样戏耍着一个小精灵。它不停歇地行走,却不知走入了一个怪圈。它已经走不出这个怪圈了。随后我把纸放在一个凸起的器物上,让它代替我的手把纸和小昆虫托在空中。我让它独自在黑暗里走。我要试试,它是否能用自己的智慧走出怪圈,抑或像蚂蚁一样永远地画圈,直到画不动。大概过了十多分钟,我好像听到了轻微的响声。哦,它走出了!于是,我走过去,在门旁寻找电灯开关。这时,我听到脚下一声“哗剥”。我连忙抬脚,开灯。已经来不及了,褐色的小甲虫斜躺在地砖上,右边的三条腿不动了,左边的三条腿还在挣扎,身下是淡颜色的汁液。不知道这汁液里是否有它会飞的灵魂。人啊人,你有毒的思想把一个自由的灵魂踩破了。

2009年6月22日凌晨起稿,24日改定